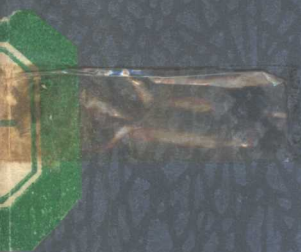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安娜·卡列宁娜 下

Lev Tolstoy



卷一 詩經

卷一 詩經



10.321
5214-2
T10H.2

949522

0321
5214-2
T.10.4.2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十卷

安娜·卡列宁娜

(下)

周扬 谢素台 译



F06767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02 号

Л. Н. ТОЛСТОЙ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据 CONSTANCE GARNETT 和 LOUISE & AYLMER
MAUDE 两种英译本译出, 并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列·
托尔斯泰二十卷集》第八、九卷校订。

责任编辑: 磊 然
装帧设计: 柳 成 荫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十卷)

Lie fu, Tu oersitai We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5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frac{1}{16}$ 插页 6

1992年5月北京第1版 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51

ISBN 7-02-001374-0/Z·62 定价 8.20 元

第 五 部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以为，在距今不过五个星期的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因为到那时，恐怕连一半嫁奁都来不及备办妥当；但是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就是说：推延到斋戒节以后恐怕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的一位年老的亲祖母病危，说不定就要死了，那样居丧就会把婚事更耽搁下去。因此，决定把嫁奁分成大小两部分，公爵夫人同意了在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她决定现在把小的一部分嫁奁预备齐全，大的一部分等以后送来；列文怎样也不能认真地回答，他是否同意这种安排，为此，她很生他的气。新郎新妇只等婚事一完就要到乡下去，到了乡下，大的一部分嫁奁就不需要了，这样，这个办法就更方便了。

列文依旧处在和以前一样的恍惚迷离的状态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构成了世间万物的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他现在对任何事都用不着思考，也无须乎操心，一切都有人替他料理。他连将来的生活计划和目的都没有，他听凭别人去安排，相信一切都会圆满的。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指点他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他所做的无非是完全同意他们向他建议的一切。他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结婚后就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到国外去。他一切都同意。“如果你们高兴，你们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很幸福，随便你们做什么，我的幸福决不会因此有所增减！”他想。当

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们到国外去的话转告基蒂的时候，她不赞成，而且关于他们未来的生活她有她自己的一定的打算，这可使他大为吃惊。她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爱好的工作。他看得出来，她不但理解这种工作，而且也不想去理解。可是这并不妨碍她把这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她知道他们的家要在乡下，所以她想不到他们将来不会去居住的外国去，而要去他们的家所在的地方。这种明确表示出来的意愿使列文吃惊了。但是在他反正都是一样，因此他立刻要求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乡下去，好像这是他的义务似的，请他凭着他的丰富的鉴赏力把那里的一切布置好。

“可是我问你，”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乡下为新夫妇的来临把一切都布置停当了，从乡下回来以后有一天这样问他，“你领到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你就不能够结婚呀。”

“哎呀！”列文叫道。“哦，我恐怕有九年没有受圣礼了哩！这点我连想也没有想到。”

“你真是个妙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起来了，“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可是这样不成，你知道。你一定得受圣礼。”

“什么时候？只剩四天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这件事也替他办妥了。于是列文就开始忏悔了。对于列文，也像对于任何不信教、却尊重别人的信仰的人一样，出席和参加教会的仪式是很不愉快的。在这种时候，处在他现在这种温柔的心境中，这种不可避免的虚伪的行为对于列文不但是痛苦，而且好像是完全不堪设想的。现在，正当

他心花怒放，欢天喜地的日子，他竟不得不说谎或是亵渎神明。他感觉到两者他都不能做。但是虽然他三番四次地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受圣礼能不能够得到证书，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一口咬定那是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在你算得了什么呢——两天工夫？并且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聪明的老头呢。他会替你把那颗病牙拔掉，你会一点也不觉得的。”

站着参加第一次礼拜仪式的时候，列文极力回想他的青年时代和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所体验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是他立刻确信这在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极力想把这一切看成一种毫无意义的无聊的习俗，好像拜客的习俗一样；但是他觉得这样也不行。列文对于宗教，像他的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抱着非常不明确的想法。他既不能够相信，同时他也不能够确信这全是错误的。因此，既不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也不能将它看作无聊的形式而淡然置之，在他预备领受圣礼的整个期间，他因为做着自己所不了解的事，做着如他的内心的声音告诉他的虚伪和错误的事，而感到羞愧不安。

在举行仪式的时间内，他时而倾听着祈祷，极力想把一些和自己的见解不相违背的意义加在上面；时而感觉到他不能理解，并且不得不加以非难，于是他极力不去听它，而全神贯注在自己的思想、观察上，在他百无聊赖地站在教堂里时栩栩如生地萦回于他脑海中的种种回忆上。

他做完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他起得比平常早，没有喝茶，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就到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去了。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求乞的兵士、两个老太婆和教会执事以外再也没有人了。

一个年轻的执事，他的长脊背的两个肩胛骨在薄薄的法衣下面清楚地突出来，走来迎接他，立刻走到墙边的小桌旁，读起训诫来。当他读的时候，特别是听见他再三迅速地重复说：“上帝怜悯我们！”——听上去好像是说“赦免我们”——的时候，列文觉得思想已经关闭起来，加上了封条，现在不许碰，也不许动，否则结果就会陷于混乱；所以，当他站在执事背后的时候，他只顾继续想自己的心事，不去听，也不去推究对方念诵的话。“她的手有多么丰富的表情啊。”他想，回忆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的桌旁的情景。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谈，就像那种时候常有的情形一样，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尽在张开又合拢，注意到她的这种动作，连她自己也笑起来了。他回忆起他怎样吻了吻那只手，然后细看了那玫瑰色手心里的脉纹。“又是赦免我们！”列文想，画着十字，行着礼，望着正在行礼的执事的背部的柔韧动作。“后来她拉住我的手，细看了那脉纹。‘你的手多美啊，’她说。”于是他望了望自己的手和执事的短短的手。“是的，现在快完了，”他想，“不，好像又开始了，”他听着祈祷，这样想。“不，正在收场了。瞧，他已经在躬身行礼了。收场总是这样子的。”

执事的丝绒袖口里的手悄悄地接过去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说他要登记上列文的名字，他的新长靴就轻快地在空寂的教堂石板地上咯噔咯噔走过去，他走上祭坛。一会儿以后，他在那里往外张望，向列文招手。一直封锁着的思想开始在列文的心中活动起来，但是他连忙驱走它。“总会完结的，”他一面想，一面向讲经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往右转，看见了神父。这神父是一个长着稀疏的花白胡须和疲倦的和善的眼睛的小老头，正站在讲经台旁，翻着祈祷书。他向列文微微鞠了鞠躬，立刻开始用惯常的腔调读起祈祷文来。当他读完了的时候，他深深地弯腰行

礼，转脸向着列文。

“基督不露形影地降临了，来听取您的忏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您相信圣使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神父继续说，眼睛避而不望着列文的脸，在他的圣带下面合拢双手。

“我怀疑过一切，如今还在怀疑，”列文用一种自己听起来也觉得不愉快的声调说，说过就不再开口了。

神父等待了几秒钟，看他还有没有说的，然后就闭上眼睛，迅速地带着很重的弗拉基米尔地方的口音说：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是我们应当祈求慈悲的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加上说，毫不间断地补充说，好像极力要不浪费时间。

“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怀疑的。”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神父又重复了一遍那句话。“您主要怀疑些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我有时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列文不由自主地脱口说出来，他为了他一时失言而感到惶恐。但是列文的话似乎对于神父并没有影响。

“对于上帝的存在还会有什么怀疑呢？”他浮上一丝隐约可辨的微笑，连忙说。

列文默不作声。

“您既然看见了他的创造物，您对于造物主还能有什么怀疑呢？”神父用那迅速的惯常的腔调继续说。“是谁用各种发光体装饰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如此美丽？没有造物主，这一切怎么解释呢？”他说，询问般地望了列文一眼。

列文感觉到和神父谈论哲学是不适宜的，因此他只回答了

和问题直接有关的话。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么您怎么可以怀疑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呢？”神父带着愉快的困惑神情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说，涨红了脸，并且觉得他的话是愚蠢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不显得愚蠢的。

“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有怀疑，要祈求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念。魔鬼的力量很大，我们得抵抗他。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祈祷上帝，”他急忙地重复说。

神父稍稍停顿了一下，好像在沉思似的。

“我听说您要和我的教区居民，上帝的儿子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了？”他带着微笑补充说。“一位很好的小姐啊。”

“是的，”列文回答，为神父羞红了脸。“在忏悔的时候他问我这个做什么？”他想。

于是，好像回答他的思想似的，神父对他说：

“您快要结婚了，上帝会赐给您子孙。不是这样吗？哦，如果您不能克服那种把您引诱到不信教的歧途上去的恶魔的诱惑的话，您会使您的孩子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如果您爱您的儿女的话，那么，您，作为一个善良的父亲，就不但要希望您的孩子享有富贵荣华，您还要希望他获得拯救，由于真理之光而获得精神的启发。不是这样吗？当天真未凿的小孩问您：‘爸爸！世界上魅惑我的一切东西——大地、江河、太阳、花、草，是谁创造出来的呢？’的时候，您如何回答他呢？难道您能够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您不能不知道，因为慈悲的上帝显示给您看了。或者您的孩子会问您：‘死后什么在等着我呢？’假如您一点都不知道，您对他说什么呢？您怎样回答他呢？”

您让他去受世间和恶魔的诱惑吗？那是不对的！”他说，于是他停住了，把头歪到一边，用仁慈温厚的眼睛望着列文。

这一回列文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和神父争论，而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到他的孩子们能够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怎样回答他们呢。

“您进入了人生这样一个时期，”神父继续说，“您该选定您的道路，坚持下去。祈求上帝，求他发慈悲帮助您，怜悯您！”他结束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广大无边的仁慈，饶恕这个儿子……”于是念完了赦罪的祈祷文，神父祝福了他，就让他走了。

那天回到家的时候，列文因为他不必说谎就结束了这种尴尬的处境而感到一种愉快的心情。除此以外，在他心上还留下了一种模糊的记忆，仿佛那善良可爱的老头儿所说的话也并不像他起先想像的那么愚蠢，在那些话里面有一些东西应当弄清楚。

“自然，不是现在，”列文想，“而是以后哪一天。”列文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痛切地觉得在他的灵魂里有些不清楚、不干净的地方，而对于宗教，他抱着如他在别人身上那么明显地看出而且厌恶的同样的态度，他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就因此受过他的责备。

那天晚上列文和他的未婚妻一道在多莉家里度过，而且高兴到极点。把自己的兴奋心情描摹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的时候，他说他快活得好像一条受训练去钻圈的狗，它终于领悟了，做了人家命令它做的事，吠着，摇着尾巴，兴高采烈地跳上桌子和窗槛。

二

在举行婚礼的那天，依照习俗（公爵夫人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习俗），列文没有见他的新娘，在他的旅馆里和偶然聚在他房间里的三个独身朋友一道吃饭。一个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个是卡塔瓦索夫，大学时代的朋友，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偶然在街上遇到被列文拉来的，还有一个是奇里科夫，他的伴郎，莫斯科的保安官，列文猎熊的伙伴。这次聚餐是很愉快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高兴极了，很赞赏卡塔瓦索夫的创见。卡塔瓦索夫感到他的创见得到重视和理解，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奇里科夫对于各种各样的谈话总是活泼愉快地加以支持的。

“您看，”卡塔瓦索夫由于在讲坛上养成的习惯拉长声音说，“我们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一向是一个多么有为的人物。我是说过去，因为现在已经看不见他昔日的面影了。在他离开大学的时候，他爱好科学，对于人性的研究感到兴味；现在他的一半能力却用来自己欺骗自己，而另外一半就用来为这种欺骗辩护。”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您更坚决的反对结婚的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我并不反对结婚。我赞成分工。没有别的事好做的人应当生儿育女，而另外的人就为他们的教育和幸福尽力。这就是我的看法。愿意把两件事混合起来的人不计其数；可是我不是其中的一个！^①”

^① 引自格利鲍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恰茨基的话。

“当我听到您恋爱的时候，我会多么快活呀！”列文说。“一定请我喝喜酒啊。”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和墨鱼！你知道，”列文转向他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正在写一本关于营养的著作……”

“啊，不要胡扯！无论写什么都没有关系。事实是，我的确爱墨鱼。”

“可是那并不妨碍您爱妻子！”

“墨鱼不妨碍，可是妻子却妨碍哩。”

“为什么？”

“啊，您会发现的！您现在爱好农事，游猎，——可是您等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他说普鲁特诺村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呢，”奇里科夫说。

“哦，我不去，你们去打来吧。”

“噢，那倒是真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从此可以向猎熊事业告别了——你的妻子不会允许你去的！”

列文微微一笑。他妻子不让他去的那种想法是这样令人愉快，他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快乐。

“可是，他们会去捉住那两只熊，而您却没有去，毕竟很可惜。您记得上次在哈皮洛沃吗？那是一场多妙的打猎啊！”奇里科夫说。

列文不愿打破这种幻想，仿佛离开她还能够有什么乐趣，因此他没有说一句话。

“向独身生活告别的习俗是有道理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管你多么快乐，你总不能不惋惜失去的自由。”

“您承认您有这样一种感觉，像果戈理的新郎^①一样，想从窗口跳下去吧？”

“自然有，不过不承认罢了，”卡塔瓦索夫说，放声大笑起来。

“啊，窗子开着……我们马上就动身到特维尔省去吧！有一头大母熊，我们可以直捣巢穴。当真地，就坐五点钟的车走吧！这里的事随他们的意思去办好了，”奇里科夫微笑着说。

“哦，说实在的，”列文也微笑着说，“我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

“是的，现在您心里这样乱，您什么也不觉得的，”卡塔瓦索夫说。“等一等，到您稍微平静一点的时候，您就觉得了。”

“不！假如是那样，那么，虽然有了感情（他不便在他们面前说爱情这个词）和幸福，但失去自由，我多少总会感到有点惋惜吧……可是恰恰相反，我高兴的正是失去自由。”

“糟糕得很！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卡塔瓦索夫说。“哦，让我们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是祝他的梦想有百分之一得以实现吧——就是那样，也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幸福！”

一吃过饭，客人们就走了，为的是赶紧换好衣服去参加婚礼。

当剩下他一个人，回忆着这班独身朋友的谈话的时候，列文又问自己：他心里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吗？想到这问题他微笑了。“自由？自由有什么用？幸福就在于爱和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那就是说，毫无自由可言——这就是幸福！”

① 果戈理的剧本《婚事》中的人物。

“但是 I 了解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她的感情吗？”一个声音突然向他低语。微笑从他脸上消逝，他沉思起来。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感到恐怖和怀疑——对一切事情都怀疑。

“要是她不爱我怎么办呢？要是她只是为了结婚而和我结婚怎么办呢？要是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所做 的事，怎么办呢？”他问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等到已经结了婚才发现她并不爱我，而且不能爱我。”于是涉及她的、奇怪的、最邪恶的念头开始浮上他的脑海。他嫉妒起弗龙斯基来，好像一年前一样，仿佛他看见她和弗龙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就是昨天。他怀疑她没有把全部真情都告诉他。

他迅速地跳起来。“不，这样下去不成！”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我要到她那里去，我要问问她；最后再对她说一次：我们还是自由的，我们不如维持现状的好！随便什么都比永久的不幸、耻辱、不忠实好！”他心里怀着绝望，怀着对一切人，对他自己，对她的愤恨，他走出了旅馆，坐车上她家里去了。

他在后房里找到了她。她正坐在一口箱子上，和一个使女在安排什么，挑拣着散放在椅背上和地板上的各种颜色的衣服。

“噢！”她一见他就喊了一声，高兴得容光焕发。“你怎么，您又怎么！（最近几天来她差不多交替地用这两个字称呼他。）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呢！我正在理我从前的衣服，看哪一件给什么人合式……”

“啊！好极了！”他阴郁地说，望着使女。

“你去吧，杜尼亚莎，我回头叫你，”基蒂说。“科斯佳，怎么回事？”使女一走，她就明确地用了这个亲密的称呼。她觉察出